



城与园

玉珮珩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建筑学人自选系列丛书之三

城与园

玉珮珩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与园/玉佩珩著.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618-3058-1

I.城… II.玉… III.城市建筑—建筑艺术 IV.TU-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2090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 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邮购部: 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 × 200mm

印 张 10⁵

字 数 195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

定 价 29.80元

目 录

- | | | |
|-----|----------------------------|--|
| 1 | 他点亮着建筑师书写的“明灯” | |
| 3 | 建筑师的守望 | |
| 15 | 关于新现代主义的思考 | |
| 23 | 本土化：渐进并充满乐趣的过程 | |
| 33 | 奥运的说道 | |
| 45 | 建筑与文学引起的话题 | |
| 53 | 翡冷翠到塞纳河（一） | |
| 61 | 翡冷翠到塞纳河（二） | |
| 75 | 萨尔茨堡的旋律 | |
| 81 | 建筑与异教徒：
回望科尔多瓦清真寺 | |
| 85 | 蒙古访“古” | |
| 101 | 粉红的启示 | |
| 105 | 南欧归来想到了些什么 | |
| 109 | 台北离我们并不远 | |
| 113 | 龙应台说“现代” | |
| 117 | 城市的“复兴” | |
| 123 | 珍惜建筑的生命 | |
| 127 | 我们城市的“肺”健康吗 | |
| 131 | 城市的后现代生活 | |
| 135 | 建筑师妥协与无奈下的焦虑 | |
| 139 | 建筑也可“恶搞”吗 | |
| 143 | 理性与自然，矛锋与盾坚
——从深圳双年展想到的 | |
| 147 | 摄影和建筑谁更真实 | |

151	城市混响中的建筑师角色	202	算账与不算账
155	苏州的城与园	204	胡同和四合院
165	圆明园的难题	209	小城镇和大话题
169	家住手帕口	213	旧建筑的建筑学
173	文与质	217	过早凋零的林徽因
177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221	我读《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
181	永恒和活力	225	建筑美学和今昔美学
185	粗与细	227	建筑的留存 历史的阅读
187	简约和丰盛	231	远远望去
189	知识和信息	237	张开济和张永和
191	艺术取胜或技术取巧	241	大师安藤忠雄的“中国挑战”
195	真古董与假古董	245	崔健的执著和他的阐释
199	建筑画和建筑师的画	249	林鹤和毛尖
		253	后记

他点亮着建筑师书写的“明灯”

自2007年本刊先后推出“建筑学人随笔”系列之马国馨院士的《学步存稿》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的《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两书后，在马院士的举荐下我们特别找到玉珮珩高级建筑师。玉先生是我印象中建筑作品颇为细腻，且是我结识的建筑师中颇具文采的。初步接触且交谈还是2002年在西子湖畔的“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他

就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及建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and 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令人钦佩的是，近年来他在建筑创作之余，以特有的敏锐及洞察力（事实上是一位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撰写了大量文风朴实的文章，其新颖的视角及理性的构建不仅为建筑师赢得话语权，更从多侧面表述了作为一名建筑师的

特有思索。因此，尽管玉先生多次谦虚地表示他的集子并不成熟，但我们还是愿意为他出版这本随笔集。

这是一本早该于2008年下半年就出版的集子，只是因为本刊十几位编辑都投入到第29届奥运城市与建筑、奥运文化与人文类各种书籍的编撰中，所以极不情愿地将它拖至现在；这确是一本早该面世并应在建筑界及公众中予以传播的集子，因为它用看似普通但颇具寓意的文字讲事件、说人物、评书刊。玉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该在这集子前写这段文字的，只是，玉先生已多次表示要我为之写个前言，我推辞无效，可转念一想，恰好借此机会写个读书体会吧，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真诚的荐书文章。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它让我们想到青春飞扬的岁月，想到文化传统下的文学精神，想到“五四”给中国带

来的伟大文艺复兴。据此我十分钦佩玉珮珩的《城与园》一书，因为他用为建筑、为社会的文字，书写着需要做大做强建筑文化与建筑评论，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其可贵点正在于通过他的践行，使建筑文化的传播扎实而有力，文中不仅殷切、热诚、情思、宏厚，更为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复兴孜孜追求活力充沛的新生。哲人说：好的写作恰似一部大典，可供我们反复学习和品味，我愿玉珮珩《城与园》的随笔小书成为这样的“大典”，使之成为点亮建筑师心中书写的明灯，成为让社会认知并理解建筑师的“新阅读”。

BIAD传媒

《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金磊

2009年5月7日

建筑师的守望

近年来非建筑专业类的报刊常有关注或涉猎“建筑”的文章引起人们注意，这些文章又多出自业外人士之笔。文字透出一股清新味道，笔头触角伸及哲学、心理、伦理和艺术诸领域，视角自然也与建筑师不同，读来大有异趣。

像笔者这样的普通建筑师，原也把“建筑”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实际的工作却远非想象的那么洒脱，上学时不屑一顾的

种种重复性或烦琐的劳动占去一生里的大半时光，回首看成绩才那么一点点，还并不满意。说起来有点不敬不敏，因为太懒不怎么翻阅业内杂志，除非工作的需要。原因是有的文章看不大明白，不怪别人，赖自己浅薄；有的文字又太过于干巴，常识性的评论，打不起精神，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眼高手低？

业外人士，由于他们不像建筑师那样和建筑太贴近，这就

好了,其文字有了纵深,论说的空间就大,即使让建筑师看来颇为可笑的地方,看看听听也是有益的,还有趣。我读它们,不把它当作专著,因而也包含了我的宽容。

朋友借给我一本近日出版的书,赵鑫珊先生的《建筑是首哲理诗》,赵先生读了好多书,走了好多地方,我和我周围不少建筑师是自愧不如的。我最欣赏的是他的恣意笔耕。厚厚的一本书,作者一定也不想让读者全盘接受他的观点,我想借用赵先生的一句话,表达我对不能苟同的地方的态度,就是“我尊重这种创新,但不赞美”。我还是被这本书吸引了。而最直接的受益,就是它引动了我想写下面这些文字的欲望。

日子一天天临近新的世纪,大家都在说进入21世纪。建筑师们如何进入新的世纪?我

倒是想先不忙,先静下心来,想想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留下了些什么。新中国成立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们国家就像是一个沸腾的工地,城市空气质量差,不能不说与此也有关系,这是笑话。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建筑量,建筑设计思想、观念、理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化又如此激烈,这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有深度的评说那是需要建筑史学家和建筑评论家慢慢去做的事。

建筑师也不妨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专家们比,犹如相对于专业演唱,我只是卡拉OK一下,不用怕跑调儿。

电影人常用“档期”这个词儿。借用一下,建筑师群体或个人的事业的兴败,也可以说是和整体建筑事业的发展“档期”相关的。

既然是业余唱几句,也就为

了谈说方便、不怕唐突，凭直觉弄出三个档期。建国以来我国建筑事业发展曲线有三个比较触目的高潮，鲜明地构成每一个时期的建筑风格，也推出一批成熟的建筑师。这三个高潮均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形势支持。直至今天仍可以在这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建筑物上找到时空印记。以下具体的拉杂是以北京为例的，因为首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有其不可代替的代表性。

第一个高潮是建国初期，当时的经济形势是共和国进入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苏联遵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援建中国的156项工程建设主要是工业项目，对城市面貌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倒是几个大城市几乎同时兴建的不多的几座文化、展览类建筑非常令人注目。如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后来易名为北京展览馆）和中

央广播电台（现为广电总局办公楼）。它们高傲地矗立在灰灰的平和的年久失修的民居中，其实并不让人舒服，可也给老百姓带来一种欣喜。记得当时我们疯狂地拥入刚刚揭幕的苏联展览馆，这是北京老百姓可以进入的第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张德沛老师至今还把中央广播电台这栋建筑称作小白楼，其实它的装饰和用料都很粗糙和不大高级。

苏联的建筑艺术以正统的“学院派”的观点看是不入流的，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才引入新生的共和国。当时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把这些建筑视为“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典范。幸好大家明白这是苏联建筑师在俄罗斯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非中国。他们也就没有全面照搬。

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的建筑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他

们有了从未有过的大有作为的机遇。大家通过学习,努力适应新社会。建筑师们自有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为人民服务 and 听人民政府的话,好像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内容不是问题,民族形式是什么?中国的建筑师在工作中也不乏自己的探索。就以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落成的北京几个旅馆而言吧,张镈先生主持设计的西郊友谊宾馆,采用了华丽的传统形式的大屋顶,杨廷宝先生主持设计的位于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虽然采用现代建筑的处理手法,但与周围的环境和原有古代建筑巧妙过渡,不愧为大师之笔。而戴念慈先生设计的北京饭店西楼则采用了折中的手法,比例尺度和色调均非常得体,尤其和老的北京饭店的相互关系处理得无可挑剔。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创作领域的氛围是相当

宽松的,才得以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建筑实例。宽松的创作和学术环境还可以从建筑教育中找到例子,吴冠中先生从中央美术学院被“打入冷宫”——清华大学建筑系。却意想不到地找到了知音,吴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建筑专业学生最理解他的形式美,这时美术院校已对形式美谈虎色变了。

后来批判“大屋顶”属经济领域的革命,是和“三反”、“五反”运动相关的。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之前,社会上还有私人执业的建筑师事务所,有些人勾结私人营造厂、不法资本家一块干了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事。当年不法资本家用“假冒伪劣”药棉坑害抗美援朝前线的最可爱的人,引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

建筑设计中的大手大脚受到责难是对的。艰苦的岁月刚刚

结束，人们总想有限的财物能省着点花。所以，批判或批评其实都是非形而上学的范畴。意识形态的革命还只限于文化艺术的中心敏感地带，如对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的批判，对于处在艺术边缘的门类，如建筑，人们也只是更多注意的是它的物质性。一本杂志（《新观察》）上刊登的漫画也只是讽刺建筑师比慈禧太后还会花钱，被讽刺的建筑师只是背影，酷似张镈先生，业外人是不会注意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除了上文提到的例子以外，北京还建成大量可圈可点的宏伟建筑或建筑群，今天看来还挺宏伟。不怕挂一漏万，略举几例；北京市百货大楼，四部一会办公楼，北京市委办公楼，北京市儿童医院等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值得在此一提的还有一桩公案。就是建国伊始，关于首都城区规划的一场争论。原由是梁

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于1950年呈文周总理，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最终这个“政府行政中心区域最合适的位置是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的建议未被采纳。近年来旧事重提，争论好像没有结束，从梁先生当年的学生的论文的阐述和陈总工程师的遗文就能感觉到。平心静气而论，这是一个永远的课题。我们大家为维护北京这座精美的古城，为首都的现代化，做了多少有益的事，也干了多少有害的事。希望21世纪里，比上一代人做得更好。现实与怀旧的矛盾却会永远给人们提出考题让你求解。

第二个高潮是国庆10周年前。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大兴土木本来是隆重的庆祝或纪念的活动之一，工程一旦建成，它们又凝固为历史的一部分，比原本要庆祝或纪念的初衷更隽永，更有意想不到的意义。

习惯所称的(北京)十大国庆工程,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北京在其前后建成的不少建筑均可归之为同一家族。全国还有许多大城市也效法首都在当地矗立起也可称之为当地的几大建筑。

20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S.D.波伏瓦访问北京,把北京描述成像农村一样,不少国人以为不然,心也不甘。十大工程的建成,起到了北京城市建设上里程碑的作用,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北京的城市面貌,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远远超出它们自身沉重的实体。政府满意,群众满意,这下可给中国人民扬了眉吐了气。

有人说,建筑有政治性表现与商业性表现两种。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东京都新市政厅落成,名噪一时,被视为“一种洗练的政治性表现”(龟仓雄策)。马国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日本建筑

家隈研吾的话:建筑家很早以来就是政治的存在,如果回顾一下世界的建筑史就可以了解建筑渐渐成了权力的装置,建筑家并不是实现一种独善的美,而是和权力成为一体,创造出权力所希望的美。

中国的建筑师是非常理解这一点的。回顾并不久远的40年前,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建筑设计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建筑师们对此无比地兴奋,非凡的年代结成了非凡的果实,离开了彼时彼地的条件,任何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40年前落成的建筑,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来审视。今天仍然说起它,也不是还要今天再去重复历史。

巨大的建筑已深深长入大地,它的顶上放射着不灭的神圣的光环。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和巨大的建筑,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在今天,电视里播送着国家领导人欢迎外国元

首的场面时，我总想着，那高大的厅堂作为一个大国的象征是绝对需要的。

20世纪50年代风头正健的一代建筑师中不少人已作古，健在的也年已古稀。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功力早已融入这些建筑中，受到后来者的由衷的佩服。再有一点就是他们真是听党的话，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与新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们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直在进行着痛苦的思想改造，努力适应新的社会。

“适用、经济和可能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就是那时提出的作为建筑设计的指导方针，看来其重点还是在建筑的物质（技术）性。“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说到底也和“经济”相关。硬要刨根问底“美观”是什么，只能解释为喜闻乐见，当然是群众喜闻乐见。如果再发挥也可以牵扯上很深奥、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之

争，正如文革的大字报上的批判稿，多是过高估计了“建筑”创作的阶级斗争功能，诸如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

问题是这样。当代许多诸如人民大会堂式的建筑，中国没有过，老百姓没见过，怎么个喜闻乐见，恐怕当时谁也不知道。人民共和国的新建筑的形象是怎样的，是要请大家（包括建筑师）来创造的。一位中央领导曾如是说。

北京一个拥有众多人才的建筑设计院里流行这么一句话，

“小资产阶级情调，无产阶级思想”。即使在挨个儿讲自己下放劳动思想小结时，从“暴露思想”中也可看出掩饰不住这些年轻人的自恋情结。难怪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思想老也批不倒。

这些年轻的建筑师，都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要用，不能等完全彻底改造好了再用他们。当他们日夜奋战为修

建象征六亿人口大国的大厦而忘我工作时，所表现的奉献精神是真诚的，他们相信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已不是遥远的未来。

而政治上的追求或不甘落后，并不妨碍他们，也没有人阻止他们在设计工作时去西文杂志中寻找灵感，尽管当时中国与世界潮流已隔膜多年。他们认为自己在做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他们一般不会过分，甚至可以做到恰如其分，有许多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不是符合国情？人民群众是不是喜闻乐见？一个方案被采纳了，领导审批通过了，进而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的，那份喜悦和欢欣是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大家的。

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建筑师。那个年代的特色以及他们的成长过程造就了和如今年轻建筑师完全不同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起始至90年代初形成的建筑事业的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可谓第三个高潮。改革开放的来临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崛起，带来了建筑市场的活跃，同时也给建筑师们搭了一个大大的舞台。社会转型如此急速地到来，让建筑师们还来不及作出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如果深圳，包括珠江三角洲是先导是尝试，那么北京拥有最大的建筑量造就了巨大的城市变化，后起的上海的城市发展则以其成熟和精美赢得了行里行外人士的赞誉。

深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宝安县渔村迅速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市，让人们兴奋了好一阵子。城市的景观从来是以建筑构成其主体元素的，而深圳的建筑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建筑师们的创作和设计运作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对他们的挑战，他们尝试、适应

种种并非完全指令性的工作。也许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的工作的成果——幢幢高大建筑却具有了巨大的政治意义，那就是铸成了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大业成功的纪念碑。

我们习惯用“花学费”来形容为某些新事物多付出的代价和留下的种种遗憾。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成熟形态，除了上海历史文化的深厚沉积外，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学费没有白花。建筑师们成熟了，发展商成熟了，城市规划管理从宏观决策到技术处理也成熟了，更理性了。

话再回到北京。我想说说长安街上的建筑。搞建筑的专业人士和老百姓都关注长安街上的建筑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条街上每一幢建筑，人们都希望它像模像样，如若一幢大厦有幸建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希望它的形象能配得上它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后，人们心中不知有

多少理想中的十里长街的模式，建筑师实也难以做到尽人满意，原由是多方面的。可是大家仍有理由要求他们做得更好一些。专家的评说太多了，不用我来复述了。我还看到建筑专业学生的评论登在建筑杂志上，锋芒毕露。更有名作家通读长安街后在报上发表评论，作家说建筑，随笔式的漫话，行内人不妨找来看看，我就是因为马国馨院士的文章《建筑的评论的评论》的导读效应引导才去看这些业外人士的文章的。

人们常说，沉默的建筑在叙述着历史。长安街上的建筑是这句话的最佳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初建成北京饭店西楼以来，北京饭店的扩建和改建至今还未完成。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建筑群装扮一新为的是迎接建国50周年。国家大剧院选址就在天安门近旁，建筑师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历史传统、文化品格和

现代时尚(审美、科技、情趣等)的对立和对接,是面对历史,更是面对未来的一纸不好回答的考卷。全国的亿万人民群众都在关注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同时也不无怀有一颗放不下的心,起码我和周围有不少这样的建筑师和普通市民这么想。

倒是在西长安街新近落成的、几乎是相对的两幢建筑物,却好像在不经意中让人梳理出一个有趣的认知思路。

位于马路北侧的中国工商银行出自美国的著名设计公司,它斜对面是招商银行,出自于一名年轻注册建筑师之手。同时受到人们的品评,不少人包括笔者觉得上述两个项目是近年长安街上顶不错的两幢公共建筑。一个是完美的舶来品,一个是地道的中国货(中国货不应仅理解为传统的,更可以是现代的)。它们构筑建筑的话语是不同的。(话语理论上是可以翻译的,但要传

达出原汁原味,却鲜见成功的例子,近在咫尺的远洋大厦方案设计来自太平洋彼岸,工程设计则由国内完成,不能说是成功的。幸好我们说的这两幢建筑并非翻译作品,才有其各自特色。)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相同。打个比方,前者是工厂生产,后者却像作坊出品。品味也不同,前者就叫它西点吧,如华美蛋糕,而后者则是中餐,犹如丰美的大餐。在一个走向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已经接纳了这样的观点:只要是好的,我们都喜欢,我们都需要。可以从人们对这两幢建筑的评价中看出来。

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和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包括建筑领域必然呈现多彩纷呈的局面。究其原因,这两幢建筑何以能在长安街上赢得住?

一个是走出现代化,工商银行的设计很理性,但并不枯燥干巴。它有生命的感觉,有温度的